

◎中国战“疫”系列报道⑪

# 御疫有书香

——出版界紧急集结推出主题读物

□ 本报记者 张稚丹

## 忍冬书单

2020年2月10日，复工第一天。北京东城区远东科技文化园内的码字人书店迎来第一位顾客，他在这个园区工作，借上班来还书。读者扫码登记，洗手进入，店主李苏皖用消毒棉片对书籍消毒。



李苏皖（右）与会员合影

专程来读书上自习的会员，用上了标注会员号的专属咖啡杯；

打电话预约的会员，和一位同事享受整个空旷的二楼会员活动区；

那位经常晚跑后进店买书的顾客，晚上给李苏皖送了包核桃作为新年礼物。

一天，7位客人，一包核桃，让李苏皖感到书店被需要的温暖。

这个以戏剧、电影、诗歌为主题的书店，在疫情前是多么热闹：每周三晚有即兴戏剧表演，隔周三是古琴沙龙课，周末经常有诗集发布会，热气腾腾的活动，很多结束后大家都不想离开的夜晚……

1月，本应是寒假和春节销售高峰，但北京开卷《2020年初“新冠”疫情下图书零售专题分析》表明，样本书店2020年春节后第一周销售不足2019年节后周的10%。书业人曾峰收回的350多份有效调查问卷显示，因为新冠肺炎，86%的书店曾停业。73.94%的书店认为，即使恢复营业，收入也会至少减半。因为在疫情彻底解除前，过去作为主营收入之一的场地租赁和活动肯定大受影响。

但生活还要继续。众多实体书店积极自救，通过网店、微店、小程序、社群、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开展线上业务。

“开店时都没有做的众筹，不得不推出了。”2月3日，码字人推出“读书打卡比赛”和“书店众筹计划”。这是一场以比赛读书方式进行的书店保卫战，每人30元团费，用游戏规则督促参与者完成一周读完一本书的预定目标。

2月10日前，他们一面对全店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，让书店保持安全舒适的状态；一面在微店推出包括《健康鸿沟》《年轻人，请忍受一下》《鼠疫》《昨日世界》在内的

“忍冬”书单，推荐选购。

李苏皖笑着对本报记者说：忍冬是双关。一是说我们要坚忍地度过冬天，另一方面，忍冬本身就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材之一——金银花。

## 快速反应

还记得初闻新型冠状病毒病人传人时的情形吗？“我一直咳嗽，怕冷，是不是这个病？”面对未知的疾病，大众还在慌乱的时候，出版机构做出了快速反应。

1月23日，全国第一本抗击疫情的图书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》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。该书由广东省疾控中心组织编写，详细介绍该病可能的发病原因、临床表现、自我保护办法、公共场所注意事项及防治误区等内容，对科学防控疫情、普及新冠肺炎相关知识起到重要作用。因为出版及时，春节前后加印了50万册。非典、禽流感、汶川大地震、儿童手足口、口蹄疫、非洲猪瘟……每次公共卫生事件，广东科技出版社都冲在前面。

他们第一时间启动出版程序，



1月29日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车间内印刷装订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》的场景。（广东新华印刷公司供图）

成立项目攻坚团队，做好部门分工，倒排工期，通宵达旦，连续奋战48小时。1月23日，该书与读者见面。截至2月10日，订单数达150万册。

处在疫情中心的湖北出版人也交出答卷。1月23日，由湖北科技出版社紧急编撰的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》网络试读版，刷屏微信群、朋友圈。

各地出版社紧随其后，纷纷组织经验丰富传染病防治专家、病原生物与免疫专业研究学者撰稿，紧急出版——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知识读本》、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的《协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手册》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《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》、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的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》……其中

不少图书在学习强国、新华书店网上商城、咪咕阅读、喜马拉雅等网络传播平台和数字阅读平台上线并免费传播，对病毒的传播、症状、预防及诊疗等进行权威、通俗的解读。截至1月29日，点击阅读量已超千万。

“少出门，不聚会，戴口罩，勤洗手”，知识带来了应对的手段，也带来了心理的安定。

为了给恐慌和焦虑中的群众缓解心理压力，提供心理援助和支持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《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》，积极指导民众以理性态度和健康心态抗击疫情。

## 免费开放

“商务印书馆抗疫行动：向社会免费开放1300余种电子书资源。”2月5日，这条信息在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。

抗击疫情期间，商务印书馆将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上1300余种电子图书资源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。

1月26日，掌阅宣布为武汉读者提供100万份掌阅APP月卡VIP（价值1800万元人民币），可一个月免费畅读VIP书库中的20万册图书。

1月29日，国家图书馆宣布，从这天开始，全国乃至全球读者都可以登录国图官网，免费享受其丰富的资源和服务。

1月30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声店铺“人文读书声”推出免费畅听活动，为读者提供《围城》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《简·爱》《牵风记》《穗子的动物园》等优秀经典名著有声版。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整个2月期间，对广大专家学者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“中国社会科学文库”。

中国知网、维普中文期刊等数字出版机构也向大众免费开放知识服务资源。

北京开卷《2020年初“新冠”疫情下图书零售专题分析》报告指出，不出门、不需物流支持，数字内容成为特殊时期读者获取内容的最便捷途径。而数字内容平台也因此得到社会和用户的肯定。春节前后，新增用户数量普遍增长20%，最多的超过300%。

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》电子版全网免费下载，点击阅读量超过3000万。对此，广东科技出版社社长朱文清说：“社会效益第一！抗击疫情时，也是彰显出版人责任之时。让防护知识传播到每一个读者，这才是出版的价值。”

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告诉本报记者：“看到很多被迫宅在家里的人每天忙于追剧、刷手机，我却感觉这正是网上学习和阅读的好时机。正逢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发起倡议，我说，我们不要空洞地讲理念、喊口号，看看能实实在在地做点

什么。”

电子书属于另一个体系，涉及到会员制端口和技术设置。前期工作完成后，商务印书馆马上向全社会发布了电子书免费开放信息。

于殿利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，学理性较强。从我们推荐的书单（《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》《麻风：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》《致死的疾病》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》）可以看出，疾病是人类文明的伴生物，历史上人类已经历多次疫病，没必要过分恐惧，要理性地认识和对待。免费开放线上资源，一是鼓励读者对学术图书的阅读，二是坚定大家的信心，疫情黑云压城，但我们的精神不能垮，要用精神的力量战胜压抑、焦虑和恐惧。

这也是图书出版、数字出版机构普遍的共识。

1月26日，掌阅宣布为武汉读者提供100万份掌阅APP月卡VIP（价值1800万元人民币），可一个月免费畅读VIP书库中的20万册图书。

1月29日，国家图书馆宣布，从这天开始，全国乃至全球读者都可以登录国图官网，免费享受其丰富的资源和服务。

1月30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声店铺“人文读书声”推出免费畅听活动，为读者提供《围城》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《简·爱》《牵风记》《穗子的动物园》等优秀经典名著有声版。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整个2月期间，对广大专家学者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“中国社会科学文库”。

中国知网、维普中文期刊等数字出版机构也向大众免费开放知识服务资源。

北京开卷《2020年初“新冠”疫情下图书零售专题分析》报告指出，不出门、不需物流支持，数字内容成为特殊时期读者获取内容的最便捷途径。而数字内容平台也因此得到社会和用户的肯定。春节前后，新增用户数量普遍增长20%，最多的超过300%。

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》电子版全网免费下载，点击阅读量超过3000万。对此，广东科技出版社社长朱文清说：“社会效益第一！抗击疫情时，也是彰显出版人责任之时。让防护知识传播到每一个读者，这才是出版的价值。”

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告诉本报记者：“看到很多被迫宅在家里的人每天忙于追剧、刷手机，我却感觉这正是网上学习和阅读的好时机。正逢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发起倡议，我说，我们不要空洞地讲理念、喊口号，看看能实实在在地做点



“方舱”里的读书人

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“方舱医院”里，一位专注看书的年轻人闯入了《湖北日报》记者的镜头。他读的是福山的《政治秩序的起源：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》。这位读书人姓付，今年39岁，从武大博士毕业后去美国深造。“这次回武汉探望父母，没想到赶上了疫情。”2月1日他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，2月5日晚上作为第一批患者被转到江汉方舱医院。“付先生说，平时自己就很喜欢看书，这本书是回武汉后在书店买的。

（刘迅 聂文闻/文 柯皓/摄影）

身为普通百姓，今年春节，我们一家三口不能像防疫专家、白衣天使、解放军战士那样奋战在抗疫第一线，就听从政府的号召，除戴口罩出去采购生活必需品外，其余时间都老老实实地宅在家里，读书抗疫。

上大学的儿子，今年暑假后要参加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。春节聚会一律取消后，他乖乖地把几大本砖头一样的书从拉杆箱里拿了出来，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学习计划。

我一向喜欢读书，平时不是这事就是那事的，没有大块儿时间来读，只能见缝插针地读些杂志期刊。因此，春节前就制定了读书计划——静心读几本中外名著。“双十一”在网上买了奥地利作家彼得·汉德克的《无欲的悲歌》、墨西哥作家安赫莱斯·马斯特尔塔的《普埃布拉情歌》以及残雪的《五香街》，一直没有读完，还有前段时间朋友送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活着为了讲述》也还没读，这几天有事做了。

以前读书大多到图书馆借。半年前一位作家朋友跟我建议，要读还是读自己买的书，可以一边读一边在书的空白处写下心得体会，那些灵光乍现、稍纵即逝的心得体会，是难得的写作素材。春节这几天，我坐在书桌前读，歪在沙发上读，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写写画画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果真是爽。

难安定下来的是爱人，平常工作性质使得他很少有空闲时间坐下来，现在真让他空下来了，他反倒难以适应。刚开始限制出行的时候，他在家除了向我和儿子播报疫

## 全家读书抗疫

□ 魏霞

情，在手机上下两盘象棋外，无所事事，憋闷得不行。我知道他年轻时对历史感兴趣，就把我看过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《上下五千年》《万历十五年》《品三国》等推荐给他看。没想到他一头扎进去，拿起来就没舍得放下，到吃饭时间了还需一催再催，坐在餐桌前还慨叹：“读书好啊，充实！”古人说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。富兰克林说，“读书是我唯一的娱乐，我不把时间浪费于酒店、赌博或任何一种恶劣的游戏。”

疫情期间，不聚集，不造谣，不传谣，减少外出，在家静静地读书，既让自己身心愉悦，又不给政府添乱；既保护了自己，又保护了他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## 北京出版集团推出3种防疫科普图书

本报电（记者 张鹏禹）近日，北京出版集团组织编写并出版了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控指南（第一版）》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家庭自我防护手册（最新修订版）》，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基本知识、公众防护和居家防护的基本措施进行了科学解读，两书均可线上免费阅读。

北京出版集团还推出《新冠肺



得没时间读，没想到这时出现在我的视野。

我平复了浮躁，除了关心疫情发展和吃饭睡觉，就是专心读书。两天读完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，又从书架上找来《茶花女》《家》《你有计划，世界另有计划》。

书，让我度过了焦虑无聊的日子，还不知不觉离开了手机。这让我想60多年前发生在意大利的故事。

1348年，黑死病肆虐，7个年轻美丽富有教养的小姐，和3个英俊富有激情的青年男子，离开佛罗伦萨到郊外别墅躲避疫病。他们唱歌弹琴跳舞散步，并商定每人每天讲一个动听的故事，以度过最难熬的时光。这就是世界文学名著《十日谈》的开头。

1348年那场瘟疫早已过去，没有几个人记得，但《十日谈》这本书却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
身处灾难之时，有些人会把不幸变成改变自己的机会。

多年之后，当别人问起我，2020年那个与众不同的春节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会骄傲地告诉他，我读了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《茶花女》《家》……

面对流行性传染病，古人怎样防控？

商周时期奉行的“先鬼后礼”制度一直影响到秦汉初期。西晋史学家司马彪《续汉书志·第五·礼仪

看到社区印发的“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宣传单”和微信朋友圈转发的“小知识”，顿感老祖先防控流行性传染病的“隔离”“戴口罩”“管理个人卫生”等方法科学又奇妙。

历史典籍中，有关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，皆称为“疫”“疾疫”“疠”等，一般统称为“疫”。

史上流行性传染病最早发生在东周。先秦典籍《春秋公羊传·庄公卷八》载：鲁庄公二年（公元前674年）夏天，齐国发生大灾。“大灾者何？大痔也。”就是全国性流行的传染病。

此后，关于疾病的记载不断增多。据邓拓在《中国救荒史》中不完全统计，从周代到清朝共发生疫灾238次，疫情最严重、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发生于金朝开兴元年（1232年）的“汴京大疫”，50天时间，“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，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”。

此后，关于疾病的记载不断增多。据邓拓在《中国救荒史》中不完全统计，从周代到清朝共发生疫灾238次，疫情最严重、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发生于金朝开兴元年（1232年）的“汴京大疫”，50天时间，“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，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”。

于是，严格的“隔离观察治疗”应运而生。《汉书·平帝记》载：“元始二年（公元元年），旱蝗。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就是说，西汉成书于西汉时期的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刺法论》就认为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，不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？”接着提出防止传染需要“避其毒气”，即避免与患者接触。

于是，严格的“隔离观察治疗”应运而生。《汉书·平帝记》载：“元始二年（公元元年），旱蝗。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就是说，西汉

志》中曰：“先腊一日，大傩，谓之逐疫。”

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，祖先们认识流行性传染病的能力不断提升，防疫措施逐渐科学化。

成书于西汉时期的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刺法论》就认为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，不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？”接着提出防止传染需要“避其毒气”，即避免与患者接触。

于是，严格的“隔离观察治疗”应运而生。《汉书·平帝记》载：“元始二年（公元元年），旱蝗。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就是说，西汉

成书于西汉时期的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刺法论》就认为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，不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？”接着提出防止传染需要“避其毒气”，即避免与患者接触。

于是，严格的“隔离观察治疗”应运而生。《汉书·平帝记》载：“元始二年（公元元年），旱蝗。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就是说，西汉

成书于西汉时期的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刺法论》就认为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，不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？”接着提出防止传染需要“避其毒气”，即避免与患者接触。

于是，严格的“隔离观察治疗”应运而生。《汉书·平帝记》载：“元始二年（公元元年），旱蝗。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就是说，西汉

成书于西汉时期的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刺法论》就认为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，不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？”接着提出防止传染需要“避其毒气”，即避免与患者接触。

于是，严格的“隔离观察治疗”应运而生。《汉书·平帝记》载：“元始二年（公元元年），旱蝗。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就是说，西汉

成书于西汉时期的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刺法论》就认为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，不施救疗